

新筴决科古今源流至論

十七

新箋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三

別集

內降 論漢唐不及本朝

內降之名非美也殆亦鴻都斜封之意乎然鴻都斜封皆漢唐衰微之世而內降之名乃起於國朝全盛之日惟其見於衰微之世故漢唐之大臣多以任責蒙譴惟其起於全盛之日故國朝之大臣則以任責為賢任責而蒙譴必莫回其已壞之政任責而為賢必能杜以方萌之始此治亂得失之所由分也然以漢唐論之又不能無辨焉漢自元靈以來唐自中睿以後其弊亦適相當然漢之治日衰日亡唐之治雖微復起者有由矣蓋唐大臣尚得任其責諫官尚得言其事百司尚得奉其職公議猶存私情知畏亦足回狂瀾於既倒彼漢三府不奉效尚書不加省奏請朝上罷譴夕報莫能挽天下之勢此漢之末代不及唐之中世也方元靈之在位也常侍阿保氣談薰炙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出呼吸變霜露陳蕃言之而就戮本傳初寶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室微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士共參政事夫天下之人莫不仰瞻想心於手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及諸妾尚書

曰及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命有所封拜曹武疾之嘗共會朝堂王甫謂武曰曹節王甫操弄國權蜀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曹大喜以手推節而起武乃引尚書令尹勳共定計策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吏朱瑁瑁次盜發武罵曰汝縱者可耳我曹何罪而當尺見汝滅因大呼曰陳蕃等奏曰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共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曹節請帝出御前殿振劍踴躍趙婕妤等推備左右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齊出御刀使作劫板拜王用為黃令揚賜諫之而去位本傳靈帝上以次持節至此時獄收勳冰殺之

是故熹平鴻都之榜招集斗筭溷濁政理俛眉承睫僥倖恩寵占強所謂三府坐逃選奉之負尚書復不訾省而選奉皆出詔用則祿賞之柄外朝不與聞也揚球傳置鴻都門李鴻都門李者士皆而詔為鴻都文李李來私等命象直貴尚書令陽球諫曰此等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統有承聽激進明時而形尚書有識掩口李大李東觀足以宣明聖化忍罷之可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又

黃門北寺之獄擅矯王命逐捕中黨根連株繫其死如鮒鄭

內降

颯持節自行之而廷尉不預聞三府不覆按則斧鉞之柄大臣不與知也見上方中唐之臨政也公主則太平安樂尚宮則柴氏婁

氏戚里則郝國沛國爭弄其權勢傾朝野宰相重臣皆出私門屠沽職獲納粟除官然大臣得言吏部得執公議尚存矣是故除授

之命吏部負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一無所顧傳本

之官兵部尚書姚元之力言停廢至數千人則大臣有司尚得守

公法以奏請也本傳中宗時皇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用事於側門

哉建寺作佛賊至萬計御史魏傳弓請直極法乃行放黜本傳

否上疏謂今金銀不共於印東帛不充於賜本傳左拾遺辛替古

武之徒言之徒切聽之其藐者其來非一日矣至唐之大臣上佐

萬機下理庶務事權相通公論不泯又非漢之所可及武后垂拱

之初命王立本往宣勅以鞠劉禕之事而禕之謂不經鳳閣為臺

何名為敕則制敕未有不經寫臺鳳閣也本傳武后垂拱初或詔

御史大夫而中書侍郎李宗閔謂每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則政

事未有不經中書也本傳文宗大和未宣除鄭覃御史大夫而中

當由上旨珽謂太宗用宰相天下皆先平章若事不由中書安用

平章則宰相未有不平章天下事也本傳開成四年李珽用杜

內降

進退賢否之權一則曰爲臺鳳閣二則曰中書宰相則人主有所
憚而不敢私近習有所懼而不敢請此所以爲唐一代之良法也
愚獨惜夫敬宗章昏暱比群儉牛僧孺累表補外李逢吉表裏爲
奸觀薛廷老以右拾遺入閣奏事謂近日除拜不由中書進擬多
自宣出敬宗厲色叱之自拾遺見斥之後大臣不敢平章於上百
司不敢執奏於下本傳而天下事去矣所幸繼之以文宗之恭儉
委任大臣不疑不貳李珣之賢自任平章之責宗閔之黨亦能嘆
宣出之非則唐斜封墨敕之弊故未至如漢之速亡也本傳然其
消明杜漸豈若國朝於全盛之日乎國朝自太祖以來躬決萬
機明白洞達一有賞罰外朝公議至天聖明道之間請托之門稍
開奔競之風漸長仁祖親政痛革宿弊然天性寬仁坦然無我
未能遽絕一時哀祈之私所賴防其微救其失者大而兩府之封
繳次而臺諫之彈劾又次而百司之執奏也故杜祈公當慶曆之
初與韓琦富弼實爲兩地之大臣同心合德交修佐佑凡內降與
恩澤者積至數十則連封而面納之仁宗有言外人雖知杜衍

封還內降吾居禁中以行不可而止者多於所封還則兩府能封

繳之力也長編編杜衍初絕僥倖凡內降積至十數則尺封還之上

降爲唐之斜封今之內降盡壞絕網爲害至深願詔皇族戚里之

家不許陳乞長編仁宗景祐初韓魏王琦實供職於諫省首論內

河之罪不經兩府詔從中出臺官相與極力言之則臺諫能彈劾

之力也長編馬適言李仲昌妄違朝旨輒壞何事臺官累有彈劾

既差臺官推劾又監以內臣是臺官未足取信於陛下也詔獄出

於內降而中書不預議是中書亦不能信於陛下也詔獄出

內降駁物情而慎因付外施行若謂已經中書則宜移之密院河

書行之可也付樞密院治之可也歐陽脩領京兆首論內官之承

准事兩曾奏內降持與拔罪其內降臣更不敢下司兼編進狀

龐籍倅開封力奏內侍之私請尚美人造內侍從禮傳教百免

則百司執奏之力也嗚呼當時不惟廟

事上入市籍命杖從禮其則百司執奏之力也嗚呼當時不惟廟

堂之大臣能任其責臺諫百司之諸吏能糾其失而仁宗謹重

命令愛惜名器又見於倉卒應酬之間丁寧戒飭之際嘗觀當時

小人有進其言邪說以誤聽者謂當收攬威柄事事率自中出

仁宗答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中出不如付之公議今宰相行之

臺諫言之大哉言乎其天地之心歟長編柴中家謂當收攬威

自中出仁宗答以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中若自中出果有不

便難效改更不如付之公議今宰相行之行而天下不以爲便則

條手詔切責諄復不曰內外庶官之請托則曰宗室外戚之干祈

不令中書密院執奏內降之差遣則戒內外百官毋援前比之希

遷大哉言乎其社稷之福歟奏議會肇言一仁宗天地之度則然

見仁宗下詔約東臣下干求內降令中書密院具條執奏當持

凡八條其天聖九年十月之詔則申戒內外庶官之請托明道二

年四月之詔則申戒宗室外戚之干祈慶曆四年十二月之詔則

中書密院執奏內降所與臣僚之差遣慶曆四年十二月之詔則

申戒前比以希遷改而皇祐二年九月之詔則尤爲訓誥之懇切

德音有謂朕躬庶政之機持大公之柄比者檢侍肆與妄爲或違

禮干恩或負罪辜希率求內降間亦奉行蠹政虧風莫斯爲甚自

今內降令中書密院并百司同執奏無輸施行者今諫官御史彈劾

以開丁寧發言劾可謂切至而嘉祐二年八月之詔猶以比者內降

雖許執奏而百司間有奉行爲言八月之詔猶以鎮每留後李璋

營求內降罰錮爲此仁宗之治所以超漢軼唐而爲百王之盛

矣今日朝廷清明號令整肅萬無此弊然欲防微杜漸當如以

仁宗詔書八條置之座右以爲龜鑑此又燕翼之始謀也見上

本朝官制上 論新舊官制沿革

黃元禮官制 國朝自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雖稍有

增損大體仍舊唐制省部寺監之官無所職掌別領內外任使省

部寺監別設主判官負額惟以待中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爲宰相乾德二年始置參政爲宰相副貳初以薛居正呂餘慶爲

之宰相所居省謂之中書門下國政所出兵政隸樞密院承五代

之制有使副使太宗朝命右熙載以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後以張士遜爲知樞密院事寇準溫仲舒同知樞密院事治平中

郭達以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故樞密有使副使知院同知

院簽書院負額與中書號爲二府尚書置判尚書都省一負掌百

官赴省集議及大祀受誓戒之華六部各有主判率以學士待制

內降

本朝官制上

館閣官領之吏部即審官東院掌尚書左選審官西院掌尚書右選吏部南曹掌侍郎左選三班院掌侍郎左選流內銓考功即官之職也戶部郎三司使尚書之任也其官崇職重久次者為使稍輕則為權使資淺則為權發遣使公事度支副使戶部副使益鐵副使各一負此侍郎之任也別置子司判官八負度支判官戶部判官益鐵判官各一負所掌本部郎官之職也判冒案一負掌造器械唐軍器監職也判修造案一負唐工部將作少府監職也判磨勘司一負掌白考唐比部職也判太^上皇^帝名院一負掌審司出納及審覆百官諸司兵級請休舊兼禁軍以繁冗別立諸司專計司掌之以分其職判理欠司一負掌催促諸路遺欠禮部有判部及判禮部貢院郎尚書侍郎之任內兵部事歸樞府工部事歸三司故此二部不設主判官多以別官兼之刑部則判審刑院及詳議官掌詳覆諸路奏案是其職也翰林學士襲唐制以六負為額其帶知制誥即釐本院職事其別領省府職任即不帶知制誥內年德俱重者一負為承旨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其任即給事中也而樞密院知制誥即中書舍人之職也御史臺雖有大夫負而不除以中丞為臺長次侍御史知雜事侍御史裏行殿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史監察御史裏行已上為諫官以別官兼領者即為知諫院同知諫院亦有正諫議大夫司諫正言者九寺則判太常寺禮院即卿之任也資輕者為知院同知院兼掌博士之職宗正有判寺一負太僕職屬群牧司有制置使一負以樞府及學士領之有判官一負大理則糾察在京刑獄是其職也鴻臚歸客省四方館光祿司農太府其職皆隸三司衛尉無所總轄其職分為金吾街仗司其環衛之任分隸三衙皇城司故此五寺別無置司并主判官負秘書省即昭文館史館集賢院謂之三館與秘閣同隸本省有直館直院直閣校理館閣校勘謂之館職初除於本省供職一年出補內外任使昭文史館有直館集賢院有學士修撰直院校理秘閣有直閣校理又有判秘書省秘閣一負專當省事國子監有判其資通者為同知或同管即祭酒司業之任博士轉而為直請將作少府軍器^{三監}之職並屬

三司而都水無常職自遇興役即差官亦係三司差人迨熙寧
興役法水利方置判司農寺并司農寺丞自關建大理寺方置權
發遣大理少卿公事二員職掌官外有學士待制等員唯觀文殿
大學士仁宗朝以賈昌朝辭使相特建此職仍詔非曾任宰相
不除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資政殿學士端明殿學士翰林
侍讀侍講學士龍圖天章寶文閣學士直學士樞密直學士三閣
待制皆為侍從清望之選並無職掌多帶職以領在內省府寺監
在外藩方任使自資政以上多以授二府舊臣此國朝舊官制如
此元豐初始命置局詳定官制在內設尚書省置令左右僕射
下省置侍中中書省置令已上為宰相而兩令侍中不除又尚書
有左右丞門下中書各有侍郎樞密院有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
院事已上為執政官尚書六部吏部一尚書二侍郎分掌四選吏
部司封司勳考功屬焉戶部一尚書二侍郎分左右曹而戶部度
支金部倉部屬焉禮部一尚書一侍郎禮部祠部主客膳部屬焉
兵部一尚書一侍郎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屬焉刑部一尚書一侍
郎刑部都官比部司門屬焉工部一尚書一侍郎工部屯田虞部
水部屬焉每部即官二員知州已上資序及階官朝議大夫已上
為即官餘員外唯吏部戶部刑部即官各置四員以其劇曹也
左右司即官各二員通糾六部號都司專佐宰相理省事謂之宰
屬翰林學士定以二員為額久次者為承旨御史臺官名如舊制
而除知雜事及裏行之名門下後省置左散騎常侍而不除人給
事中四員起居即一員左諫議大夫左司諫左正言屬焉中書後
省置右散騎常侍而不除人中書舍人六員起居舍人一員右諫
議大夫右司諫右正言屬焉號兩省官秘書省有監少監丞即校
書即正字著作即佐即屬焉號館職罷直館院校理等員闕唯存
修撰直秘閣號貼職而別領在外任使九寺太常宗正光祿衛尉
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有卿少卿丞簿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
禮協律即大理則置寺正評事司直四監將作少府軍器置監少
監丞簿南外北外丞已上為寺監官國子監有祭酒司業丞簿太
學有博士正錄已上為學官謂職事官罷三司使副及諸主判官

而其職分隸諸省部寺監群牧司使名不除而不命官其職皆屬太僕寺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大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皆論道之官無專領之職為宰相兼官以開府儀同三司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號為使相以唐文散階換省部寺監官歸釐本職號階官為寄祿官而食其俸以領內外任使以特進易左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易吏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易五曹尚書光祿大夫易左右丞正議大夫易列曹侍郎通議大夫易給舍太中大夫易左右諫議大夫中大夫易秘書監殿中監中散大夫易大卿監朝議大夫易少卿監朝請朝散朝奉大夫易即中朝請朝散朝奉即易員外郎承議郎易太常國子博士奉議郎易太常秘書監中丞通直郎易太子中允中舍左右贊善大夫宣德郎易寺丞宣義郎易監丞承事郎易大理評事承奉郎易太常寺太祝奉禮郎承務郎易寺監主簿自承務郎至特進為寄祿官大學士至侍制其名皆存以為二府罷政省部長貳給舍諫議補外之職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直秘閣號職官庶僚領在外繁劇任使者帶之前去

憲銜檢校官留勳十一轉自通直即以上帶入銜此為元豐新制官名即循舊典職掌亦仿周禮六官之法也黃宗字元禮

本朝官制下論新舊官制當否

論國朝之官制有二曰國初舊制曰元豐新制舊制之善者則官職分治脈絡相統祿秩有階遷轉得序也新制之善者則省部諸司各有職掌即曹等官不寄虛名也愚嘗究其沿革之得失矣國初懲藩鎮之弊朝官文臣多領外寄九寺二監皆為空官特以是寄祿秩班序位而已向所與之事則別有職存也姑率大略言之且兵部事歸樞府戶部工部事歸二司固也然吏部既有官矣而別設審官院三班院以判其事禮部既有官矣而別創判禮部判貢院以董其務是吏禮二部皆虛存耳太僕事歸群牧鴻臚事歸客省固也然太常有卿矣而復立判禮院以任其貢宗正有卿矣而復置判寺以行其權是太常宗正二卿皆空設亦至元豐之八年取唐六典而與群臣講明之踰二年而法成本末次第歷歷條奉或正而治之或旁而治之或統而治之向者省部寺監之

無職今其職奉矣向者即曹卿監之虛官今其官定矣此元豐

更新之法不為不善也會更元豐三年以唐六典舉本賜羣臣命

而不論者舊制修造案之屬三司正以考其財之有無而今也修造

案為將作監而百工興作之用戶部不得考是他司以辦事為效

而不恤財之有無也舊制磨勘司之屬三司正以論其事之當否

財為功而不論事之當否也此司馬溫公言改官制以來五曹得

以自專而戶部不能制者正嘆其脈絡不相統之過南憲記嘉

進士則遷司農衛尉少卿由司農衛尉少卿入光祿少卿今以一

朝議該之是十二年之官一遷即為之矣舊制戶部尚書侍從則

歷禮部戶部吏部常調則自工而刑自刑而兵累而至吏部今以

一銀青光祿該之是十二年之官八年俱歷之矣丁鶴云前行即

元豐

三司司河渠案置都水監元豐官制以三司曹案二事歸之軍器修

造案之事歸之將作監比皆隸二部於是戶部所掌版籍財用二事

而已元祐中蘇子由為戶部侍郎言都水將作軍器二監皆屬戶

部凡三監有所為戶部定其事之當否其費之多寡而工部任

其工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又司馬公言戶部尚書三司使也

云云自改官制以來三司所掌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應支用錢物

五曹得以自專有司得符舊制前行即中進士則遷太常少卿非

即時應副而戶部不能制

至論易三

仲游云云

鳴呼安得因元豐更新之名而參國初相維之意哉

漢官制

漢制自武帝而失

嘗觀司馬遷之表將相名臣也首記大事君子於此知其職之當

否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先大夫事又觀班固之表百官也先

論公董君子於此驗其制之是非史記漢百官表上論然合二表論

之大抵載武帝分職之謬更制之過則知漢之官制莫善於漢初

莫病於武帝也漢初之用丞相即御史大夫為之灌嬰薨而除張

法李蔡之死御史大夫湯不遷而青翟以太子少傅拜表元符五年三月甲午丞相蔡有罪自殺四月石慶之薨不拜御史大夫寬而拜涿郡

太守劉屈氂征和元年四月壬申丞相賀下獄五何輕哉漢初之

用太尉特掌武事於朝廷大政亦間與之自勃為太尉而攻陳豨

亞夫為太尉而伐吳楚彼時多因是拜相也並本傳至武帝置大

司馬其權遂出於丞相之上衛青拜而已重其權霍光拜而復領

尚書衛青傳青拜大司馬而恩寵益盛又霍光何重哉漢初之用

御史大夫本副丞相其事權不敢與丞相埒高后欲封諸呂問左

丞相平太尉勃而不及趙堯文帝錢穀決獄之問止及右丞相勃

左丞相平而不及張蒼本傳其權任可知也至武帝急於功利乃

專任御史大夫而使之自行不經丞相議造白金皮弊之事委御

史大夫湯而丞相李嚴不之知武帝初年張蒼為御史大夫議造

位議徙流民四十方之事用御史大夫寬而丞相石慶不之聞兒

禮儀以列侯忠孝敬謹者為之漢初此意甚重爾漢表太常奉官

諸郎衛考其德行而進退之漢初此意甚厚爾後志本注曰掌宿

杜周之流而法令益茲本傳甚者令諸官府各治其事不統於廷

尉恤民之意安在哉後補志云自武帝而下京師諸官大司農所

掌財貨也漢初用執盾襄董為之治漢表高明元年用執盾襄董

而推禁日嚴武帝始令群置監鈇以隸大甚者均輸有令告緡有

得効倖臣漢法也申著嘉欲斬自武帝游宴後庭而奄人遂恣由

是有恭顯弄權之禍傳豈所謂奄寺屬太宰之意乎主爵掌治

內史漢法也自武帝始分三輔而畿內間斷由是有京兆尹劾丞

相之弊豈所謂二卿則公一人之意乎漢表上內史周官掌治京

郡自截然乎外刺史專達與丞相無與是外部之血脉不相關矣

相通之善亦漢初懲秦之弊也漢表加官侍中左右曹至武帝復

加官之任凡小臣一得加官得入中朝親近議論與朝廷相絕是

中朝之血脉不相關矣表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都尉尚書太

再變而光武任歸臺閣光武不任三公人徒見流弊至此夫豈知其

所自哉禮以齊家為禮之本

四官各垂法而禮獨不著於象魏周禮天官太宰垂治象之法于

於宗伯禮之為用大矣哉蓋藏於人心之微而不在於耳目觀

瞻之頃閉於天地之大而非付於有司職掌之末嘗觀周禮一書

經制大備冠昏祭祀秩二乎其文吉凶軍兵繩二乎其典上而朝

廷宗廟燦然有儀以相接下而閭里鄉井歡然有恩以相支人以

為周公之制度其纖悉詳密也如此雖然有閑睢麟趾之意然後

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注見下知三代致治之意始可講周官經

世之務蓋山語錄正心一事若深知而後修其身之絮且足

於朝廷之上內外有章宮庭有度此禮之行於一家也自其家而

推之國君臣相正官師相規官府俱為一體上下合為一心此禮

經制之不立是以成周聖人內朝燕佚必有師保正教之官而闕
尹婦寺又皆屬於家宰之臣此風化之流行表著之觀瞻蓋不在
此而不在彼也觀周禮者不驗家宰師保之職而徒取春官宗伯
之任君子謂之不知務嗚呼魯用周禮識者以其為未可動魯自見易象上卷也秦未能用周禮詩人謂無以固其
國魯自見易象上卷禮之為用大矣哉漢唐之言禮陋矣
諸將擊柱何等威儀叔孫倖臣戲殿何等氣象鄧通是朝禮未肅
也既祀宗廟又祀便殿既祭郡國又祭園陵是廟禮未專也韋元
禮宗廟在都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
古太廟在都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
於便殿日祭於長月祭於廟時祭后蒼所紀徒顯季校之闕後倉
曹褒所定又雜織緯之書本習儀禮者徒善為頌談曲禮者拍
為狗曲王成傳彼視禮為何物哉皇后亞獻不免瀆神高宗
大臣至今奪服房元齡張茂宗尚在亦使借吉張茂宗傳何有乎
凶禮以言其軍禮則元宗講武驪山二閱之餘郭元振遽奏禮止

元宗講武驪山既二今帝親閱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
乃故死流以言其賓禮則代宗故事宴曲江至使教坊倡諱雜侍

雖御史風憲之司而亦與所謂正觀禮書禮宗志太元時為古禮
禮二十一篇嘉禮四十一篇開元禮卷元宗時乃詔正仲立寺定禮

閣新儀元和未章公曲臺新禮王容威為曲臺彼安知禮之本
哉蓋嘗因是考論漢唐之禮惟其不知造端立本於修身齊家之

說而徒求藩飾顯設於具文歡美之際此禮云禮云所以有愧於
成周也漢自俎上杯羹之語一聞而父子之禮缺矣高帝紀自偽

游靈夢之事一起而君臣之禮缺矣韓信傳云呂后之橫不能制
而夫婦之禮缺矣故一傳而有房閨專政之患呂后紀再傳而有

夫人並坐之醜袁盎傳又再傳而有外戚弄權之漸田蚡竇憲傳
漢之禮不明於家庭之間毋怪乎朝會祭祀之無度也唐自正觀

有內斬之德閨門之禮紊矣太宗紀顯慶多中決之政而朝廷
之禮紊矣高宗垂拱有殲篡之姦而宗族之禮紊矣武后改闕聖
諸李相故一傳而有斜封墨敕之濫中宗時安樂公主用再傳而

號周故一傳而有斜封墨敕之濫中宗時安樂公主用再傳而

有漁陽乃亂之釁元宗時安祿山反又再傳而有闡臣擅政之禍宦官傳

唐之禮不正乎人倫之本母怪乎吉凶賓嘉之亡制也嗚呼漢祖

起自亭長親與推埋屠狗之徒搏取而僅得之唐之源流又出於

夷狄之陋晦翁語錄唐源流出於夷狄是宜君臣父子之大綱仁

義禮樂之正統視之為迂闊而不暇講也惟我 國朝自 藝祖

肇造以道立極以禮御世兄弟相傳而天下服其孝悌昭憲太后

曰自知所以得天下者乎上曰此宗祖及太后餘慶也后曰不然

正由柴氏幼兒生天下群心不附故尔後嘗傳位汝弟上曰

敢不如母教遂召趙普立誓藏之金匱父子相遜而天下服其孝慈高宗神位孝宗

天作之配則如高曹向孟有安邦安國之功而無險陂私謁之

行社稷之臣如杜富韓范有同心體國之忠而無詢私忘公之患

程伊川謂自三代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而推原其由蓋以

忠孝廉恥為之紀綱之效伊川語錄呂微仲謂自三代後本朝百

三十年無事而推原其由亦以事親治內之法之驗伊川語錄

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九內亂四聖百年相授受命之

日中不改肆百年未嘗謀殺大臣至誠以特夷狄此皆大體以忠

孝廉耻為之綱紀故能如此長編元祐八年上讀寶訓畢呂大

防進曰祖宗家法其多自三代後惟本朝百三十九年中無事蓋

由祖宗所立法最善臣請率其畧事親之法尚禮寬仁之法夫惟國

治內之法外服之法尚儉之法勤身之法尚禮寬仁之法夫惟國

家致謹於正心修身之法加意於事親齊家之本則布之朝廷宗

廟達之内外上下未有不由乎禮也是故郊祀廢典也而行於建

隆五朝在訓太祖建隆籍田曠儀也而行於端拱長編端拱二年

明堂亦希闕之舉也而行於皇祐皇祐二年講學朝會有禮以十

五條彈其失儀魏野及宣徽使八十五條彈奏婚姻有禮而以

五禮存其多數此開寶通禮開寶四年命劉溫叟以本朝公華之

禮慶曆禮儀表編慶曆四年上勅修太常禮四十一卷慶曆禮閣新

編天聖六年王士偉上太常新禮見上可與太平六典相表裏也噫

繼周百世損益可知禮儀威儀待人而行愚不无望於今日



新箋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四

別集

歷代人才 論歷代人才得失

愚嘗考論古今人才高下矣西漢當取其守大義不當取其務長者東都當取其循正道不當取其尚奇節二國處僭竊之時當考其心術兩晉承浮誕之俗當貴其氣節唐人襲華靡之文當求其德行至國朝興國以後時則在保治其人皆務大体景祐以來時則在任事其人皆持公心元祐之間時則在革弊其人皆守正論此權衡人物之公論也方西漢懲軟斯峻刻之弊曹相國以清淨浚其源周絳侯以重厚導其流萬石君東陽侯張廷尉以長者揚其波議論寬厚恥言人過守繩尺導規矩謙二然君子長者之風然恭遜有餘挺操不立能革曩時之効薄而不能禁末年之委靡是故身居相位持祿固寵張禹孔光名為宗臣厥角稽首劉歆奴顏婢膝諛佞舌覘二佞二無敢出一語豈非長者末流之弊而君子所喜稱者汲黯正色淮南寢謀本傳劉向抗疏奸臣沮氣本傳使立漢之本朝者皆若而人則斗筭之葬必不敢垂涎漢鼎

惜夫蘇文忠公所謂西漢大臣徒守尋常及其衰也靡然如蛟龍

釋其風雲之勞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者是也東坡上韓太

間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畧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无事公卿將相安其禄位顧其子孫各頽植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低回畏憚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近似者以為口實孔子曰無居下流而論上惡許以爲首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与飾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良也靡然如蛟龍能釋其風雲之勞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被服烈登於匹夫東都鑒光禹委靡之弊嚴光以高節唱之李固

杜喬以清名和之李膺范滂之徒又以橫議群而咻之身負重名口啣清議壁立萬仞凜然有不可犯之色然虛名相尚實效無補能立一時之風采而不能壽四百年之命脉是故刊章誅補立禁根連朋舊屏迹忠義飲恨人之云亡邦國珍瘁漢之大勢去矣豈

非奇節末流之失耶君子所喜道者黃憲淵乎似道圭角不露申屠蟠見幾其作不俟終日使居東都之末世者皆若而人則漢祚亦不至相繼而亡惜夫司馬溫公所謂黨人生乱世而以口舌救

之撩虺蛇踐虎狼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者是也通鑑論中唐者備世不在其世則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願不占人物激濁揚清除

隨以三不亦甚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不可及已三國之人才魏則

賈詡實良平之亞本傳賈詡傳少時人莫知惟杜畿當蕭冠之卒

能過張既則南仲吉甫不能踰本傳南仲傳吉甫荀攸則顏子審武不

為萬人之敵本傳張飛傳程昱等黃忠有冠三軍之勇本傳黃忠

非百里之才本傳統傳司馬徽吳則周瑜可比方叔本傳周瑜

輩出功業表二差強人意三國人才不為不多矣然所可稱者惟

蜀諸葛亮一人而已不得已而私其次魏之荀彧吳之張昭庶乎

可也何者當英雄角逐之秋毛髮絲粟皆為世用徒知有功名而

不知有道義徒知有吳魏而不知有漢室亮也出處無愧始終一

節忠肝義膽對越神明求之古人則王者之佐董昭請加曹公九

錫或謂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挾天子之令以臨吳昭謂

天子之命不可與抗求之古人則伯者之佐又中子各二子雖不

敢望諸葛之高風視諸子為有間矣夫兩晉之人才西晉則有阮

籍之志氣宏放本傳阮籍傳容兒懷傑士氣宏放傲王衍之風姿

詳雅明秀傳王衍傳神清竹林勝遊遺落世事阮籍王咸蘭亭盛集

聳動俗輩王羲之東晉則王導之中興第一賀循之當世儒宗

傳東山勝遊風流相高謝安南州望士名價增重鮑榮東西相望

代不之人功名事業色二有之兩晉人才不為不多矣然所可稱

者惟下壺一人而已何者當魏末相尚通達之後輕蔑禮法不事

守節徒知有清談而不知有職業徒知有私計而不知有公家壺

也忠於事上廉於持身子孫慕王謝之為達壺則責之逆賊蘇峻

之幸矣壺則死之司徒不朝壺奏其罪御史有過壺劾其非兩晉

人才捨壺吾誰與歸下壺唐人當百年清明之會則當轉移人心

變化風俗乃增設課試若東天下士於章句之間士夫風俗不本

於行已者實自科目累之但聞唐文之變至於還淳則士夫所急

亦可知矣而尚望其忠信習成廉恥道立哉夫王勃揚炯盧照芬
駱賓王之長於文李太白杜甫元稹白居易之長於詩沈佺期宋之

問之精於文章常李揚炎之長於制誥杜牧李程優於詞賦挺然
於科目之中者不少焉李黨求主而名節蔑聞李附叔文而才猷

靡邵柳宗元德行不謹文章何功焉李之所稱者惟韓昌黎一人
而已回異端之狂瀾登後李之北斗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
氣義可以開衡山之雲節可以馴潮陽之鱷屹為吾道之砥柱其
有益三百年之治者大矣此豈區區二科目詞章所能染其習哉

歷代人才下 論本朝人才之盛

國朝自興國以來蓬李軒豁版圖混一紀綱修明朝廷尊安是時
也人才皆以保治為念寧取其器質重厚毋寧取其文采可人寧
取其操履端方毋寧取其明快如意故沉之沉厚寡言得大臣之
體元城論本朝名相最得人臣體者惟李沆謂人曰沆在正統
法極是體便後人不知水旱盜賊思併之事上為之變色士安之
飭躬謹行有古人之風李文定之寬大温和李迪呂正惠之持重

識呂端士安君子人也朕東宮以至輔相躬躬行有古人之風利害
之議東閣不行恐有以害吾治李文靖公為相凡建武務更張喜

擯棄不用恐有以變吾法李文靖公始與丁謂善焉公為相
以在入上平兼公曰如謂者能抑之在則當時皆務大体何如哉

自景祐以來僥倖之門開奔競之風長政事委靡權綱廢弛是時
也人才皆以任事為賢李宰相大臣之怒而不肯緘默而不言寧斂

小人之怨而不肯詭隨而自徇范仲淹革磨勘之法不以為忤內

用兵天子以中掩士望所屬按用護送及夷簡罷召還願以為治
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為難行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

之論滋不可解李杜衍封內降之旨不以為拂李杜衍封內降之旨
而還李夷簡少失諫官至十餘人奏其非李杜衍封內降之旨
夏竦未去廷臣累十八疏以挫其鋒陝西之警琦則奮發自任賊
人為之骨寒契丹之驚弼則慷慨請行虜人為之屈膝三諫之詩
傳播中外李蘇養作三諫詩稱狙狽之誦極談德業李集德寺則常時
皆守公心何如哉自元祐以來新法之蠹未去熙寧之根尚存世

道荆棘天下茅葦端人正士雨露洗滌是時也人才皆以革弊為

心寧去新法之驟而祖宗之典故不忍棄寧遠發黨之過而朝廷

之德望不忍失召呂公著於楊元豐六年楊州召呂公著乘傳赴關召司馬光於陳

元豐八年樞密院司馬光為門下侍二老來歸眾正相慶呂公則薦

方正之孫竟有守之李常清端厚之劉摯才氣之王岩叟長編元

呂公著薦孫竟方正有李常清可充諫議大夫或給事中花純仁勁

氣可充諫官或戶部侍郎或御史中丞李常清有守可備御史

中丞劉摯資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蘇轍王司馬公則薦博學之趙

岩叟並有才氣可充諫官或言事御史司馬公則薦博學之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立之渝傳堯司馬光薦趙

歷代人才下 建紹諸將

之咎於斯世則必為之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使國家猶有所依以立而生民之類不至於靡爛泯滅而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建紹中興之諸將其天之所出以擬夷狄之變而開中天之業者歟方高宗之初興也蛇豕肆毒犬羊相挺首足倒垂冠履易置國勢已岌岌矣皇天眷佑干我有家謀臣勇將相與戮力披關河之荆榛洗漢家之日月刻危而安易亂而治天之眷眷我國家也亦至矣是故時建炎之四年也金山之戰韓世忠實董我師兩道夾出長綆一縋出沒有神元木哀道小曆建炎四年元木回至鎮江韓世忠駐揚子江焦山長綆貫一綆則曳一舟而入虜不得度願還所掠及獻馬五千匹皆每銀一緡則曳一舟而入虜不得度願還所掠及獻馬五千匹是時捷辣之師甫至秦州我以張敵萬當之一戰而捷幾至沮死建炎四年元木捷辣之眾尚留承楚我以劉光世當之貨泉一出歸者踵至同守鎮江欲獲貳之乃以金銀銅為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寶觀人則燕饒而遺之未幾踵至得數千眾因計赤心高兵兩軍類得其用云云是役也蓋吾國之始

捷其韓世忠張敵萬劉光世之功數時紹興之四年也大儀之役亦韓世忠實總其戎虜酋方銳信使交致伏兵四起捷也就擒世忠駐揚州奉使魏良臣過揚世忠置酒流星牌香至良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軍守江良臣去世忠上馬曰視吾纜所向於是諸軍大集至大儀鎮勒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良臣至虜所向是諸軍動息良臣以所見對兀木喜勳兵起江口距大儀鎮五里其將李重德也捷辣騎過世忠鳴鼓伏者四起吾纜與虜旗雜虜軍亂我師征遂擒捷也兀木走還四上責良臣將殺之良臣好辭得免兀木忠懇幸官重又支虜戰于天長軍統制官解元成與于州皆敗當是時太平之屯醜類旁午我命王德以赤手拘諸原而朱從就俘則劉光世實為之同上時劉光世進屯太平奏統制王德先較有言武大力而向諸原婦人豐而免諸困墮軍實而長寇快亡日矣諸將方欲敵人對壘今賊俘獲釋之意恐其意急勿叙可也虜兵之遁獸窮莫迫我命宗顏三進邀其歸路而師回建壽哀降則張俊實為之同上虜兵之遁也程師回張建壽為收復二將又遣統制官王進邀其歸路季之於淮虜眾悉潰淮而外師回建壽勢窘而降初師回以俊為險既降乃日吾以張振密合乃是役也為中興之偉績直韓世忠劉光世張俊之功數時紹興之六年也逆豫不悛強邀群醜張俊實任其役當是時一軍自濠州而制賊勢則遣揚沂中主之一軍自泗州而為後繼則遣張

建紹中興

宗顏主之一鼓而戰望風烏豕東路之兵走西路之眾而逆豫
之命絕矣是役也實掃豫之盛幸其張俊揚沂中張宗顏之徒歟
同上游各領兵分道入寇西道走合淝以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
出涇口以悅統之張俊揚沂中自濠州來幸制賊勢又遣張宗
顏自泗州來為後繼劉悅賊眾數萬過定遠縣欲犯建康沂中悉
眾以出至李家李與悅等俱進大破其眾入兗軍中賊眾潰沂
中縱大軍東之宗顏等俱進大破其眾入兗軍中賊眾潰沂
統倪既敗挺身遁去西路麟所統麟聞悅敗亦望風而潰兩路得
常錢米皆不可勝計此其在淮甸然也李橫之鎮襄陽也既襲頴
昌又謀東京兵鋒搖三所向無敵虜自入中國少能抗之而橫也
檄諸將之軍為中原之計使之鳥驚魚散而不敢犯收復一幸雖
未卒功而荆襄之勢壯矣非李橫之功而誰功同上年李橫軍
中之食與信陽鎮抗使牛皐襲領昌府遇虜戰大捷虜自入中國
少能抗之不意橫卒至悉潰而出遂復引昌至是橫諸軍將復
東京日為奇借名自速詩吏國軍中與王師已進西壓淮泗東過
海沂趙鼎奏襄陽笑川使唯之地今聞橫與牛皐共起往東京
又聞為奇會金人及李成西去橫烏合之眾將不能禦則失襄
陽上覽奏憂之為奇將李成去橫烏合之眾將不能禦則失襄
走賊亦不敢深入也譚世岳飛帥襄陽也既復郢隨又復鄧州老
則遇害頴昌復陷偽境世岳飛帥襄陽也既復郢隨又復鄧州老
熊當道控扼咽喉虜之犯吾境與偽合兵而飛也催方銳之鋒歸
已失之疆使之黨離兵潰而不能合收復一幸未至中原而荆襄

之威振矣非岳飛之功而誰功同上年虜為兵復犯襄陽橫以

襄陽劉豫求救於虜虜為之兵俱來我帥連戰大破之遂復襄陽

及穎隨諸州統制王貴又復鄧州上謂宰執曰岳飛既收襄陽

罕聞之必怒便可講防秋之計倘虜人南來朕當親親蔡城之積偽

統六軍即中原可復若依前為計何所以立國蔡城之積偽

之欲為更幸計也飛則遣兵以焚之而所聚皆一燼爾同上年劉

類於偽境聚眾出忠引兵渡海擊賊之八月張俊號州之糧虜之

謀為保聚計也飛則命兵以奪之而其糧皆我有爾同上年九月

先引兵攻下魏州寄治廬氏縣賊眾獲糧十五萬石又豈非岳飛

之功此其在荆襄然也至巴蜀一路其名將功勳赫二在人又不

在淮甸荆襄諸公下方玠之駐兵和尚原也虜以兩道並入我師

擊而走之而大酋又相與以來吾以一矢加遺而倒戈者漂杵矣

是時虜之馬數百所存者六時蓋紹興之元年也紹興元年金虜

會時吳玠與弟玠以散卒數千人駐和尚原之上召諸將約日首
義諸將感位已而折台先至玠率諸將退之兩寇卒不得合冬十
兀木駐兵秦雍至是移家窺蜀吳玠玠於鳳翔之知尚原先處戰
誘致其來兀木復謂來犯玠遣吳玠玠於鳳翔之知尚原先處戰
兀木中箭而遁得將其時羊哥等董董獲屍滿野是役也兀木往
里始末二年衆之損者論半皆神吟携持以歸初有從馬數百至

建紹諸將

是惟留其六道由平陽府為守方玠之駐兵河池縣也虜由商於
趨金商我師兼道以進群酋至自吞噬已而改趨三泉堅壁以待
不戰自屈是時虜以馬為良至人有相食之不暇時蓋紹興之三
年也

紹興三年撤離昌屯鳳翔長安吳玠成鳳城之河池二年撤
羽聞金州失守遣田晟率兵守饒風嶺且報吳玠玠自河池縣
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之玠以黃甘遺玠玠自河池縣
戶李莖數人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道接崖而上犯相溪關統其千
風嶺後玠遣還仙人關虜陷兵元府子羽守而三泉縣遺玠書
款玠得書泣乃引兵由間道趨三泉子羽以譚毒山形斗投其上
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凡十六日而成且越境而戰也破金商無所
可取已失望而洋州公私之積皆實他處至是野無所掠殺馬而食
馬且盡遂殺兩河發軍而食之又春方玠之駐兵殺金平也虜
方作至金牛鎮距我師百十里而退

乘高阜以勁弩射中厥目道至鳳州我又逐之必至狼須奔潰而
後已

是時虜之酋帥皆獲弩以來既不得騁則縮頸鳳翔不敢復
動時蓋紹興之四年也

紹興四年兀術去撤離昌十萬復入犯山
待之揚政日此地為蜀阻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能舍此
而此開日地名亦善破之必矣虜至亦據高阜且戰且攻玠命吳
麟領射士左右夜出不意攻兀術離昌大寨破之連戰皆捷虜
大奔擊其左右夜出不意攻兀術離昌大寨破之連戰皆捷虜
萬戶韓常為官軍射損左目遂遁去王俊等追百餘里至鳳州又
敗之是役也虜自元帥以下皆令獲弩而來則不徒還既不得騁

則我壯吾邑蜀虜歸吾陝西終玠之世邊塵
不飛玠之功何如哉至吳璘玠之同氣楊政玠之愛將而威名尤
虜之所深畏者璘駐鳳翔政駐鞏州聲援相接首尾交應

紹興元年吳玠卒胡世將置司于鳳州之河池縣熙河帥吳玠
紹興元年吳玠卒胡世將置司于鳳州之河池縣熙河帥吳玠
若乞命璘於鳳翔及寶雞以來命政於鞏州人皆吳玠大將威名素
及白石以來軍則應接川陝其勢兩便是故方虜之來自河
中也分屯之師未集人孰不以退保為心者而虜至石壁我師乘
之一發飲羽弃甲以走虜至扶風我師攻之鼓行而前虜之眾幾

鐵焉一將之功茂矣

紹興十年撤離昌自河中府渡河破永興軍
在河池諸將曰虜掩我不備我先分屯之師未集若少退以避其鋒
吳璘曰虜所以犯我者聞先分屯之師未集若少退以避其鋒
請以身任責世將壯之虜騎掩至石壁我師未集若少退以避其鋒
出戰折合李莖中傷退中武時功政母病方亦不賴家恆至
河南去扶風縣遇賊力戰虜先於扶風築城入閉門拒守軍政
大軍至扶風縣遇賊力戰虜先於扶風築城入閉門拒守軍政
拔其城殺虜方虜之相持於永興也保關之詔亟下人孰敢以進取
虜眾幾尺

為意者而虜在秦州我師拔之望風就降無敢與抗虜在寶雞我
師殲之周摩而呼執訊獲醜者踵至二將之志銳矣

十年詔玠
河中府焚余賊浮橋選萬人繼虜歸路玠將奏王俊已復與平醜
泉二縣水只屬邑也今正欲大敵相拒未容更遣兵詔玠將守日

事勢以力保開隘為先有父義自奮者優獎之以斥其餘世將聞
金虜分兵欲犯州界遣兵至秦州之地政城被之偽守試
檢出戰政賈勇士鏖戰遣裨將將突騎出陳後山上扼帶以招陽
為慶軍大呼曰伏兵發乃驚而向也自淮南而南半為麟介自吾
貴通接至城門而搗以絕乃被擒向也自荆而南半為腥膻
有韓世忠諸將率彼淮浦而淮甸清矣向也自荆而南半為腥膻
自吾有李橫岳飛哀荆之旅而荆襄固矣向之三蜀醜類攻其東
大酋攻其北自吾有吳玠一敗之於和尚原再敗之於殺金平自
是酋虜不敢西顧矣不特此也吾之所嘆者順昌之捷狂虜喪魄
意欲拍燕以南棄之此一機也尤收復舊物之幸也而進師方統
俄而班師而劉錡岳飛之氣沮小曆十年兀術至順昌城外并兵
攻城劉錡出戰士殊死聞所以刀
斧虜大敗橫屍盈野岳飛時屢獲捷詔書不許深入飛遂班師所
取州縣復失之洪皓時在燕京密奏順昌之役虜雁喪魄燕之珍
寶悉取而北意欲消燕以南棄之玉師亟還自失幾會惜也
拓臯之戰捷書繼至自兵興未之
有此一機也雪恥除寇可立而待也而兵威方振已收兵柄而光
世沂中張俊之氣沮同上紹興十一年兀術自順昌戰敗而歸復
簽兩河軍入寇既既淮西直據和州劉琦至
拓臯與虜會琦與諸軍合擊之俊與大軍繼至虜大敗詔劉光世
張俊揚沂中劉琦捷書繼至軍聲大振自兵興以來未有今已之
盛范同以諸將握重兵難制獻計於秦時勢之易移事機之易失
檜實為之謂之何哉已而劉錡傷於澆同上十一年上日近有言
劉琦之過朕除飛之皆无

實迹也岳飛死於忌同上十一年萬矣高周三畏勅岳飛獄認賜
者遂息不其明其事件必項有世忠曰相公言必項有三字何以使
張憲書不明其事體必項有世忠曰相公言必項有三字何以使
人甘心固爭之檜不聽飛罵為良將其死也天下冤之蓋曰武穆
感激之世忠自是口不言兵忠小曆韓出忠乞罷以爲體泉觀使也
謝以自祭將佐而壯鉞之張俊亦甘心附合矣同上檜密奏上以
軍得見其面論功世忠俊已至而非獨後長期待飛至即鎖
俊岳飛並前行在論功世忠俊已至而非獨後長期待飛至即鎖
院唯俊及檜合故力贊和議且言朝廷欲罷其兵惟首乞納所
然兵俊已飛與檜每以飛免死狗烹鳥尺弓藏可勝嘆哉和議
已成軍備不弛自非聖朝素有定畫其患未易量也吾觀季年逆
亮狂圖之來檜罪蓋不勝誅尚賴江淮巴蜀諸將合謀并力送死
維揚惜不令檜見之淮之東吾有劉錡而虜必速斃同上虜高景
琦禦之於青河虜以醜畏舟載糧而上琦慕善沒者鑿舟沉之虜
大驚琦病不支檜乘有輿臨敵賊批楊子橋故以激琦一以兵掠
瓜州虜奇逼江琦設伏於阜角林虜入張弩俄發虜大
敗斬景山奏至上日琦在淮東變捷可請與因官力准之西吾
有成閔虜不能入招討使成閔西采石之役歟船一出虜其魚
矣允文力也逆亮駐和州之雞籠山欲由采石而渡虞允文趣李
王權所留水軍車舡咸在張振王琪列石江岸賊一見大驚欲退
不可我軍用海鐵迎擊土皆死開虜舟弱者數萬其回北岸者亮

建初通考

皆殺之遂瓜洲之役車船一踏鯨鯢驚逝存中力也上以李廣劉
不能濟揚存中借置守江虞允文以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二
十四艘賊已瞰江恐臨期不堪用存中允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
車如飛擊賊舟將泊岸復回虜兵後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回
轉如飛虜眾駭愕其乃回揚州召諸酋約三日必濟過期必殺之
諸酋力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捨殺之禍退有殺之憂奈何有
寢矢下死如合喜入渭河吳璘敗之紹興三十一未諸酋控弦直入亮
兩亮乃死合喜入渭河吳璘敗之吳璘敗之吳璘敗之
自是以來我勢益張虜勢日蹙鄆驩歸陰方議來歸而天子已倦
于勤惜哉二十二午虜使渡淮時議者以為土地實也君臣各也
庸名不若先正名分各分正則國勢張而歲弊可損也夏四月初
金國主為契丹耶律窩斡所擾國主去其下謀南宋設有求當
內河割地之意遂寢張公後有言用事之臣陰蓄邪心坐事失
機二十餘年噫君子於檜乎何誅十六年張浚奏日向者和議
不幸用事之臣負天之功乃欲剪除忠良以所命於虜而陰畜其
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慶奸庸之人皆為身謀不為陛下謀也
餘年有識痛心然偃月之堂陳迹煙沒凌煙之閣遺像輝映中興
諸將雖死猶生奸臣厲階至今恨之嗚呼亦何利而為之哉

吳楚人才人才由地氣所鍾

嘗觀班固聖之志地理也論吳嚴助朱買臣之貴顯則繼以章山
之銅豫章之金則知吳之人才其亦三吳之氣所鍾歟漢地理志又觀
韓昌黎之送廖道士歸衡山也謂白金水銀丹砂石英等物皆不
足當其奇意必有忠信材德之民生於其間則知楚之人才其亦
衡山之精所產歟出韓文送廖道士夫二子論吳楚之人才必原吳楚之
地產意者一氣英靈之粹周流宇宙小則油之於萬物大則油之
於人才其為物也珍其為人也秀况吳之為郡會稽山川之蟠鬱
錢塘波濤之吞吐楚之為勢三江五湖之澄徹蒼梧雲夢之宏富
誠天地之要區也自非毓而為英特俊傑之材發而為疏通洞達
之孝安能當如是之間氣哉雖然亦嘗究其源流乎蓋自僖公元
年以前楚未嘗書國春秋僖公二十五年楚始書國自成公十五年以前吳
絕不經見同上成公十五年吳始書國于時人才未見史傳自楚
莊圖伯之後故仕已無慢子文能之朝覲有珪璽啓強能言之昭
公五而人才始出矣自吳子通於上國之後故請觀周樂季札能
之左襄公伐楚征越魯能任之左定四年而人材始見矣嗚呼

吳楚人才

此未足見其盛也。自漢以來，吳會之區，襄沔之間，項背相望，歷歷可紀。向為登然之音，今為遼東之矣。故能文則嚴助之策，賢良

會稽邑人，買臣之言楚詞，朱買臣吳人也。邑子嚴助薦之，裴欽之

翰采足用，記翰采足用，陸重之文藻宏麗，晉陸雲也。能兵則周瑜之

走曹操，呂蒙之斬關，左傳，魯肅之建獨斷，魯肅建獨斷之明，陸

遜之有謀略，奇跡之謀畧，壯節矯矯，有國士風范，謹華融，其人也。

本傳，節槩梗梗，有丈夫格，潘潛陸凱，其人也。皆節槩梗梗，有丈夫

格，四明狂客，晚節勇退，則如知章之恬處，賀知章自号四明狂

湖散人，屢召不至，則如龜蒙之高尚，陸龜蒙如蘇人時謂江州刻

溪之秦系，注老子以自娛，秦系天宝未辟，亂後以高士召不至，刻

經以自得，陸羽上元初，名虞翻，陸績以奇偉稱，其兄翻進士書客

奇之陸績，見袁術廢，異龍趙遵以術教顯，左傳，評曰：三子論諫數

百皆本仁義，陸賈公之愛君也，陸賈傳，專對數語，敵人知敬趙咨

之不辱命也，文帝紀，得非吳門風物之嘉，會稽景象之富，其發之

於人者如是乎？冠冕之日，士元專於南州，而揚慮顯於沔南，則以

德行名，龐顯傳，宗族之茂，蔡瑁盛於漢末，而習氏豪於晉世，則以

閎閱著，晉山簡傳，文筆才李辟疆之父子，前楚元王傳，五常並稱

馬良之弟兄，蜀志，馬良傳，諺曰：馬少者代老，鄰人愧謝，世文係伯

之德與遜也，南陔名里，以性命亭尹平浩，然孝與賢也，九歲屬文

有如杜易簡，十三屬文，有如羅令則，何秀發之絕人耶？八十而手

自校書，有如向巨達，七十而賢良，高第有如張柬之，何耆老而不

倦耶？忠義則郭祖深，張悛，羅憲，或輿視敢言，或忘身徇國，或堅守

巴東，凜然古之烈士材，略則向寵，柳渾，蔡道，貴鮑昭，或曉暢軍事，

料敵萬里，或拳勇比閔，張或治績，顯太原，以挺然時之良能，本

得非衡山鬱秀之氣，海陽雄麗之狀，其發之於人，如是乎？嗚呼！此

亦未足見其盛也。國朝以來，教化之所漸染，禮樂之所作成，天

運至是而益盛，地產至是而益驗矣。故仲淹斥夷簡之非，而以諫

諍名，呂夷簡，廢郭后事，仲淹與孔道，純仁游安定之門，而以純明

稱，李薦書文，繫對，神宗曰：胡瑗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上曰：直

溫錢公，勸之簡諫，皆，陛下所知也。范仲淹，純仁，則姑蘇人也。唐

純仁，蘇州人，純藻，口興，越王，參五，世孫，仲淹，純仁，則姑蘇人也。唐

吳楚人才

欽更息牂犻之疑而大義昭示事畧唐格字欽更錢塘人牂犻麻

以人格不徹兵衛通將歸卒數十往夷人望見載呼投兵所命格示

即林和靖得孤山之趣而逸德愈高

欽叟和靖則錢塘人也封內降十餘納封內降十餘納

封內降十餘納之街越州人也斥奸臣之罪而直氣不沮則有陳賈王事畧陳賈

會稽人也以誠事君不喪平生之節則有胡公宿州晉陵人常謂

開列日宿以誠事君不忍以直去國不失為聖人之清則有胡公

為聖人之清也胡公鄒公則毗陵人也以諸賢表表如此豈昔

之吳會所能望哉晏公殊履身誠實不從謂之誼溫公曰錄晏

年彭年亦折州人有文李而奸邪丁謂薦之置上左右使其言已

下安國氣豪玩世力排忠卿之佞聞見錄荆公諸弟皆有文行安

已方蘇子瞻下御史獄小人勸上殺之安禮言其不可安國者正

文力還三代之体歐文序蘇軾序歐陽脩文曰自漢以來

佛云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李

愈也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劉原父傳究古簡孰知三代之器

居於廬陵也曾子固長於文南豐自名也

耳黃魯直長於詩江西所宗也

能及哉噫是雖地靈人傑之所致亦聖朝涵養培植之功也况今

黃旗紫蓋運在東南時雨將降山川滄浮挹勝地之英精想前脩

之遐躅又彬彬於翠華南渡之後張九成抗人也鯁論自許力斥

逆豫而不顧禍變之臨胡銓江西人也忠義自守痛排奸檜而不

恤迂逐之苦此其變化士風培植國脉又不少矣或者則曰姑蘇

有丁謂二吳之耻也臨川有安石全楚之累也嗚呼以此議二子

吳楚人才

可也以此議吳楚可乎今之君子當以諸賢為勸以二子為戒云

儒學同異 胡邵程氏本同道

言經學者主安定言數學者主康節言理學者主二程此 國朝

諸儒之學也夫老師宿儒見聞相傳經生學士先後輩出孫太山

石徂徠則經學未嘗不講也李挺之穆伯長則數學未嘗不講也

濂溪之理學則又首導其源也而君子獨推明胡邵二程之學者

有由矣蓋伊川之講學嘗游安定之門墻

之談道又素交於程氏之兄弟

先生嘗與西海小子親携竹夜來明道敬禮康節如此師友學

問同一源派至溯其所從入之門求其所自得之趣往往若背而

馳焉言經者不合於數言數者不合於理此君子所以必原其異

而合其同也且經義治道各分其齋

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類云云

其類安定動別人物因其所好類聚而別居之故好尚經術者好

其理之為其效見於梁柱榱桷之詩

歐陽詩曰吳與先生富道德說弟子皆賢才其驗見於純明直

溫之對熙寧二年劉彝召對上問從李何人曰少從安定上曰其

朝取士仁義禮樂也詩書史傳子集文也率而有體有用有文君臣

明道講明體用之學為本而尚學華之詞是也率而有體有用有文君臣

朝為誰曰錢藻之明體用之學為本而尚學華之詞是也率而有體有用有文君臣

其辭在事文李商可勝數是安定專於明經以為濟時之用也

先天之圖講明象數

也蓋先天之圖李本平伏義而備於天地故其詩曰天地定於一節明文

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審風相傳常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

與否泰艮相交成十六事八卦卦相益為六十四卦

十六經世之書考驗休咎

元也元之世四九千三百二十此又陰數也

之治亂起東南客談熙寧戊申此又陽數也

其物之榮枯時馬踐死是日及午馬蹶中馬出爭是康節專

於言數以為退居之趣也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自致知

儒學同異

至於知止自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伊川撰明道行狀先生教

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是程氏專於明理以為垂世之訓也大抵聖

賢有異學古今無異道支派若殊分而根源實一本塗轍若殊趨

而歸粟實一致是故窮今博古以垂後者此道也救時行道以立

功者亦此道也正心誠意以自養者此道也治國齊家以兼善者

亦此道也顏閔之德行游夏之文學固殊尚矣而實同出於孔門

善誘之教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仁義固異入矣而實同本於曾子

一唯之旨之三君子者其傳均出於孔孟其說均出於六經其持

論均尊王而黜伯其存心均崇仁義而抑功利其衛道均排斥異

端而推明正統况同居於洛者俱有濟時之念開講於湖者安知

無明理之孝不可以出處之迹異其見也不可以理數之名異其

議也孝者何必辨其疑似哉自今觀之仁義為體之孝與遺書言

仁者相表裏程見上至誠直心之訓與中庸論心者同脈絡積

字仲車有少偏安定所聲曰頭容直積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

直也自此不取有邪心不然好孝一論講明性情非源流安定之

又程伊川作中庸論義

門乎則知安定之孝初非捨理而言經也伊川初游安定之門

地備精得五行之粹者為其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其焉

情既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觀性觀心之序即盡心知性之旨

擊壤集序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猶

未出乎害也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猶

觀物而欲其相為可得乎夫伊川曰天其心動心忍性之喻即

治怒治懼之說遺書言堯則夫伊川曰天其心動心忍性之喻即

怨為難治懼之說遺書言堯則夫伊川曰天其心動心忍性之喻即

極究其理非聞諸康節之論乎則知康節之孝初非外理而求數

也近思錄伊川在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

儒學不同異

議語錄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今言者收之甚力明道嘗
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諸賢寬民之語同救新法也時行法諸
聽荆公為之愧屈云云問康節者曰諸賢能寬之講用兵戰陳之法刑和叔叙明道先
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先生固已默識矣至於行師用兵戰陳之法無所不講習皆造其
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
要竅不究知論邊防治道之學同談兵學也同上不然一則曰安定之

門人其醇厚之氣可知先生學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二則曰安定之門人皆知稽古愛民遺書安定之門人往往告知稽
一則曰康節振古之豪見上二則曰康節內聖外王之道明道謂
聖外王之道又何嘆詠之不自己耶則知程氏之學蓋得於安定而合
於康節也噫吾道一太極也太極之運行則為兩儀為二氣為五
行吾道之充廣則為經術為象數為理義曷嘗有二本哉然合三

君子之孝而論之安定之傳其後寂寥康節之書流於卜筮惟伊
洛一派家傳人誦日月爭光蓋性命之孝甚切而理義之味甚長
也是故一傳而楊龜山馬時中壽靖康之脉於國勢綴旒之際楊
山墓誌虜人奄至城下太孝生伏闕乞留李綱師道執政慮其
生亂引高歡事揭榜通衢且請以禮起邦李綱師道執政慮其

一特忠憤无足深罪李邦彥首畫迷道之策罷李綱而李綱
鄭奉使失帥惟虜言是聽二者固人之所同存也宜收
九幾公因張繹求見先生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曰使仲得聞道
拜昌迎元坤康王以書抵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徇臣節不受公
叱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而欲吾君再傳而胡安國高閔扶紹
臣耶尚書省以示邦昌再傳而胡安國高閔扶紹

興之業於權臣炙手之日胡文定公行狀安國字康侯游定夫謝
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大
冬嚴雪而松栢延然獨秀也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
曆紹興二十一年禮部侍郎高閔退居明州秦檜弟榘願與公結
姻公笑之遂致仕開禧故程頤之季又嘗見楊時每語竟日中年
勇退人又再傳而朱紫陽張南軒濟淳熙之治於道學復燃之時
其高之寶慶臣僚劄子程頤程顥張載諸賢所講明於伊洛之間朱熹張
寶慶臣僚劄子程頤程顥張載諸賢所講明於伊洛之間朱熹張
氏呂祖謙又發揮於得熙之際未熹行狀除提點江西刑獄事奏
事是行也吾平生所學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成以勿言則訓
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成以勿言則訓
詰學數之傳又未若理季之愈久愈明也愚也其於程夫子願季

焉周程張源流之孝
周子接洙泗之統也而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之妙晦庵濂溪祠
也而有吟風弄月吾與點也之意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

儒學同異 理學異同

張氏得伊洛之論也而有盡棄所學從事於道之舉

建安許厚少時自居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者為易事耳故

從之遊者多能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嗟夫秋陽皜皜世不復覩子

所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嗟夫秋陽皜皜世不復覩子

泰山巖巖遺迹不存遺書仲子居天地也頽子之氣象也道喪千載絕

學誰繼更晉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 有宋五星聚奎實開文

明之運濶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人而周子出焉晦庵

堂記上接孔孟千載之緒下啓程張百世之傳脈絡分明而規

模宏遠矣然聞知見知如出一人源深流長百世可知及考其議

論驗其問荅周子多異於洙泗之論程氏復乖於濂溪之說而張

與程又若劔佩相笑者往往致後學之疑吁有是哉嘗觀通書之

言中以和為訓非中庸意也通書師第七剛善為義為宜為斷為

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厲弱為無斷為邪依性之正而言也然以

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晦菴注此為邪依性之正而言也然以

和為中言中庸合蓋就己發無過不通書之言誠以擬議為言復

非與中庸之說相類也通書擬議第卅五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

成其變化晦菴注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言之未詳圖之言

大極之上而加以無極非大易旨也易係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動而靜靜而生陰圖之言五行但於易四象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

中而為土非與大易之論相合也通書師第七注此章所言剛柔

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

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道本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

行而不差則矣夫周子上接洙泗之統也今著而為書畫而為圖其

建安許厚

張子厚

孟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理本與同

而以仁為仁其與通書德愛曰仁之言不一也通書誠九為發善惡

之故為仁曰易傳之言復也曰動之端蓋以元字論之乃天陽復於下

也出伊川易傳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

復夫程子親傳濂溪之學也今言仁言復其議論之抵牾也如此

豈人自為說家自為學哉曰仁難言也愛者仁之德公者仁之理

曰愛曰公皆善狀仁者何疑焉見上復亦難窮也元者以動言利

正者以動言利正者以靜言曰動曰靜亦皆善言復者何惑焉復

嘗不合於濂溪哉至程張之言理又有可得而論者伊川曰理也

性也命也三者之異也窮理則盡性性盡則知命矣伊川云天命

一理也能盡心則知性知天矣伊川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

也其言異其旨同是橫渠又何嘗自異於伊川哉嗟夫夫子太極

道統均之淑人心况二三君子發其戶牖於群瞶之中演其支派

於眾流之後相佐佑而無背馳相羽翼而非遠絕絕者當驗諸孔

門之學則無疑論矣愚之所惜者濂溪本得於孔孟也而謂太極

一圖傳於種穆希夷之派母乃以虛誕待濂溪乎晦庵遺文跋朱

之學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而晦翁得誌文考之謂先

生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嗚呼世無晦翁之論則濂溪特種穆

之學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而晦翁得誌文考之謂先

生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嗚呼世無晦翁之論則濂溪特種穆

理學異同

之學耳同上嘗切疑之及得諸文考之然後知果先生自作程氏
本學於周子也而或謂二程之講論問答見於遺書者獨未嘗及
此圖母乃以舍學倍師疑程氏乎張南軒太極圖說今二程之講
論問答見於遺書者獨未嘗及
此圖何耶曰二程雖未及而南軒於圖解論之謂太極圖周先生
手授二程者嗚呼世無南軒之辨則程氏自棄濂溪之書耳南軒
圖解或曰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
講論問答則聖人之微辭見於中庸易繫辭未嘗及此圖何耶以爲未
可據示則聖人之微辭見於中庸易繫辭未嘗及此圖何耶以爲未
何獨秘於此耶試應之曰二程先生所不及此圖然於其說固多
本之矣其詳致之當自可見也蓋先生兄弟之語及其性命之際亦未
嘗不因其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之語及其性命之際亦未
之李仲通銘程部公至顯子好李論等篇則可見矣橫渠本出
於程氏也而關中諸生欲尊其師自爲一家母乃以彎弓反射待
橫渠乎而龜山跋橫渠與伊川之簡特言橫渠之學出於程氏故
錄此簡以示學者嗚呼世無龜山之說則橫渠自爲名家耳龜山
錄其師欲自爲一家故行錄此簡以示學者愚故曰孔子孟之學
得周程張子而始傳周程之學得朱張諸君子而始信

新箋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四

別集

